

历史通鉴

(插图本)



責任編輯：范明禮

責任校對：劉偉

封面設計：毛國宣

版式設計：李勤

· 27 ·

恶有恶报

来俊臣，唐武则天当权时著名的酷吏，曾任侍御史、左台御史中丞等职，他设立推事院，大兴刑狱，编造《告密罗织经》，专用酷刑逼供，被他定罪冤杀有一千多家。后因得罪了武氏权贵而被处死。行刑之后，仇家争相来食其肉，片刻之间，尸体就被吃光。

司仆少卿来俊臣倚仗权势，贪求女色，士民妻妾有漂亮的，他都要千方百计夺取；惯用手法是指使人罗织罪名上告，然后伪造太后命令给人定罪，以夺取别人妻妾，前后罗织罪名杀人不可计数。自宰相以下，他都登记姓名按顺序夺取他们妻妾。他自称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勒。监察御史李昭德一贯憎恶来俊臣，他曾经在朝廷侮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。这二人便共同诬告李昭德谋反，将他逮捕入狱。

来俊臣谋划罗织罪名，诬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，还计划诬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宿卫军一同谋反，希望窃取国家权力，河东人卫遂忠把他的阴谋泄露出去。武氏诸王及太



C

391358

平公主十分恐惧，共同揭发他的罪恶，将他关进监狱，有关部门奏请判处死刑。太后想赦免他，处死的奏章送上已经三天，仍不批下。王及善说：“来俊臣凶残狡猾，贪婪暴虐，是国家的首恶分子，不除掉他，必然动摇江山社稷。”太后游览宫廷园苑时，吉项牵马，太后向他询问宫外的事情，他回答说：“外边的人只是奇怪处死来俊臣的奏章为什么没有批下来。”太后曰：“来俊臣有功于国家，我正在考虑这件事。”吉项说：“于安远告虺贞谋反，后来真的谋反，他的确有功于国，但现在只任成州（今甘肃礼县西南）司马。来俊臣网罗为非作歹之徒，诬陷好人，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如山，冤死的鬼魂塞满道路，他是残害国家的盗贼，有什么可惜的！”太后于是批准处死他。

初三，李昭德、来俊臣一同在闹市被处死并暴尸，当时人对李昭德之死无不痛惜，而对来俊臣被处死拍手称快。仇家争相吃来俊臣的肉，片刻间便吃光，挖眼睛，剥面皮，剖腹取心，众人齐上很快就将他尸身践踏成泥。太后知道天下人憎恨他，才下诏令列举他的罪恶，而且说：“应该诛灭他的全族，以雪百姓的愤恨，可依法查抄他的家产。”官吏和百姓在路上相见时都互相庆贺说：“今后可睡个安稳觉了。”

来俊臣因告发綦连耀有功，获得赏赐奴婢十人。来俊臣查看司农所管辖的官奴婢，没有合意的，因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小婢，善于歌舞，来俊臣想把她作为赏赐的奴婢取来，便指使人诬告斛瑟罗谋反。各酋长到宫门口割耳朵割脸为他诉冤的有数十人。来俊臣被处死后，斛瑟罗才幸免于难。

来俊臣还掌权的时候，吏部受经他打招呼越级授官的人每次数百人。来俊臣垮台后，吏部侍郎们都向朝廷自首。太

后责备他们，他们说：“我们违背陛下，该当死罪！当初我们考虑的是扰乱国家法度，只加罪于自身；我们如果违抗来俊臣的意旨，立即会被灭族。”太后于是赦免他们。

上林令侯敏一贯谄媚奉承来俊臣，他妻子董氏规劝他说：“来俊臣是国家的坏人，迟早将失败，你应当离他远些。”侯敏依其妻子的话去做，来俊臣因此大怒，调他出任武龙县令，他不想去，他妻子却说：“快去，一天也不要耽误！”来俊臣伏诛后，他的党羽都被流放岭南，只有侯敏幸免。

女皇驯马警吉项

天官侍郎、同平章事吉项颇有才干，武则天平时对他较为器重，但吉项对武懿宗常常声色俱厉，毫不客气，太后看不过眼去，因此说出一段驯马的往事。

正月二十八日，内史武三思被罢免为特进、太子少保。天官侍郎、同平章事吉项被降职为安固尉。

太后因吉项有才干谋略，所以十分对他器重。吉项与武懿宗在太后前面争在赵州与突厥作战的功劳。吉项体格魁梧能言善辩，武懿宗矮小驼背，吉项傲怒武宗，声色俱厉。武则天因此十分不满，说：“吉项当着我的面，还敢轻视我们姓武的，以后难道还可以依靠吗？”后来，吉项面奏事情，正引今证古而论，太后发怒说：“你所说的，我听够了，当年太宗有马名叫狮子骢，肥壮爆烈，没有人能驯服它。朕当时作为宫女侍奉在太宗身边，对太宗说：‘我能制服它，但需要有三样东西：一是铁鞭，二是铁锤，三是匕首。用铁鞭抽打它，若它不服，则用铁锤敲击它的脑袋，若它仍不服，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。’太宗夸奖朕的志气。今天你难道值得玷污朕的

匕首吗！”吉顼吓得浑身流汗，跪伏在地上请求免死，太后这才息怒。姓武的亲贵们怨恨他依附太子，共同揭发他弟弟假冒官吏的事，因此被降职。

辞行的那天，他获得太后召见，流着泪对太后说：“我现在远离朝廷，永远没有机会再见到陛下，请准许进一言。”太后让他坐下，问他想说什么，他说：“水和土合成泥，有争斗吗？”太后说：“没有。”又说：“分一半给佛家，一半给道教，有争斗吗？”太后说：“这就有争斗了。”吉顼叩头说：“皇族、外戚各守本分，则天下安定。现在既已立太子，而外戚还当王，这是陛下驱使他们以后必然争斗，双方得不得安生啊。”太后说：“朕也知道，但事情已经这样，无可奈何呀。”

史思明智擒琐高

史思明，唐宁夷州突厥族人，原名宰干。公元736年因逃债被奚族人捉住，史思明自称是唐朝的使者……

史宰干曾经因欠了官债，逃入奚族地区，被奚族巡逻士兵抓获，要杀他，史宰干就骗他们说：“我是唐朝的和亲使者，你们若杀了我，你们的国家就要遭祸患。”巡逻兵相信了他的话，就把他送到奚王的牙帐。史宰干见到奚王，只作揖而不跪拜，奚王虽然很恼火，但因为害怕唐朝，也不敢杀他，还以宾客礼对待他，让他住到馆舍里，又让一百人随史宰干入朝。史宰干对奚王说：“大王你虽然派这么多人入朝，但观察他们的才干都不足以见我们的天子。听说大王有位良将叫琐高，为什么不让他同我一起入朝！”于是奚王就令琐高与部下的三百人随宰干一起入朝。快到平卢（今辽宁朝阳市）时，史宰干先派人对军使斐休子说：“奚王派琐高带精兵都来了，声称朝见，实际上是想袭击这座军事重镇，应该早加防备，先下手为强。”于是斐休子就整顿好军队出迎，到了馆舍，把随

从的奚兵全部活埋，将琐高擒获，送往幽州。张守珪认为史宰干立了大功，就奏请任命他为果毅，后又升为将军。后来史宰干入朝奏事，玄宗与他谈话，很喜欢他，就赐名为思明。

口蜜腹剑

李林甫是唐玄宗时的大奸臣，由巴结武惠妃和武之思之女起家，官至宰相，他为人阴险，城府极深，心胸狭窄，嫉贤妒能，对人表面友好而暗加陷害，在职十九年，或借刀杀人落井下石，或利用酷吏制造冤案，大批忠臣良将被构陷害，或杀或流，以致政事败坏，外患丛生，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。

朔方（今内蒙古托克托县）节度使牛仙客以前在河西镇（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）做节度使时，能够节约用费，勤于职守，所以河西镇仓库中的物资充实，军用器械保养精良。玄宗听说此事后，想要嘉奖他，准备任命为尚书。张九龄说：“不能这样做。尚书就是古代的纳言，唐朝建立后，只有曾经做过宰相和朝野内外很有德行和声望的人才能担任。而牛仙客原本是河湟地区一名武官，现在骤然被任命为这么显要的官职，恐怕他力不从心，有辱于朝廷。”玄宗说：“不授尚书，只封给他有实封户数的食邑可以吗？”张九龄回答说：“也不行。封爵本是为了奖赏有战功的人。牛仙客作为边将，充实



仓库，修理军器，都是他应该做的事，谈不上有什么功劳。陛下如果要奖赏他勤于政事的功劳，赐给他金银布帛可以了。而分土封爵，恐怕不合适。”玄宗沉默不语。李林甫对玄宗说：“牛仙客具有宰相的才能，当不当尚书又何妨！张九龄是一个书呆子，不懂得识大体，顾大局，死钻牛角尖。”玄宗听后心里舒服了许多。第二天，又说要封给牛仙客食邑，张九龄仍然坚持说不可以。玄宗极为愤怒，脸色大变说：“朝廷大事都要由你来做主吗？”张九龄叩头谢罪说：“陛下不认为我无能，让我做宰相，所以朝中大事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不敢不直言。”玄宗说：“你嫌牛仙客出身贫寒，那么你的出身难道是世家大族吗？”张九龄说：“我不过是岭南地区一个十分孤苦贫贱的人，不像牛仙客出生于中原。但是我在朝廷台阁之中，掌管诰书诏命已有许多年了。牛仙客原本是边疆地区的一个小官吏，目不识丁，如果突然委以大任，恐怕难服众望。”等张九龄退下后，李林甫私下跟玄宗说：“只要有才能，何必一定要会写诗歌文章！天子要重用一个人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！”十一月二十三日，玄宗赐牛仙客陇西县公爵位，并给食邑实封三百户。

当初，玄宗想任命李林甫为宰相，征求中书令张九龄的意见，张九龄回答说：“宰相一身系国家之安危，陛下如果任命李林甫为宰相，我真为今后国家的前途担忧。”玄宗不听。当时张九龄因为文才出众，正受到玄宗的器重，李林甫虽然怨恨他，但表面上还不得不奉承他。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密切，所以也受到李林甫的嫉恨。这时玄宗做皇帝已有多多年，生活逐渐奢侈腐化，对政事也比以前懈怠多了。而张九龄遇到事情，不论大小，觉得有不对之处，都要与玄宗力争。

李林甫巧妙地顺应玄宗的意图，日夜盘算着如何加害中伤张九龄。

当年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，赵丽妃、皇甫德仪和刘才人都受到宠爱，赵丽妃生了太子李瑛、皇甫德仪生了鄂王李瑶，刘才人生了光王李琚。玄宗即位后，又宠爱上武惠妃，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。武惠妃生了寿王李瑁，李瑁受到的宠爱超过了其他皇子。太子曾与李瑶、李琚在宫中的宅第中聚会，几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母亲失宠而心中怨恨，大发牢骚。驸马都尉杨洄，娶的是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，常常暗中打听三个皇子的言行过失，然后去告诉武惠妃。武惠妃哭泣着告诉玄宗说：“太子阴谋网罗党羽，想要谋害我们母子，而且他们还暗中斥责皇上。”玄宗听后大怒，把此事告诉了宰相，想要废掉太子和鄂王、光王。张九龄说：“陛下登上皇位将近三十年了，太子和诸王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皇宫，每天都在您身边受到皇上的训诫，天下人都庆贺陛下治理有方，在位长久，子孙繁盛。现在三个皇子都已长大成人，没听说有过什么大的过失，陛下为何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，凭一时的喜怒，就把他们全部废掉呢！再说太子是稳定天下的根本，其地位是决不可轻易动摇的。春秋时代晋献公因为听信骊姬的谗言杀了太子申生，结果引起晋国三世大乱。汉武帝因为听信江充的诬告，治了戾太子的罪，使京城发生了流血事件。晋惠帝因为相信贾后的诬陷，废掉了愍怀太子，使五胡乱华，中原涂炭。隋文帝听信了独孤皇后的话，废掉了太子杨勇而立隋炀帝，以至隋朝失掉了天下。由此看来，对废立太子的事决不可等闲对待。陛下如果一定要废黜太子，我恐怕难以遵命。”玄宗听后不高兴。李林甫在人前什么也没有说，而退朝后私

下却对玄宗器重的宦官说：“这种事情是皇上的家事，何必要与外人商量！”玄宗仍然犹豫不决。武惠妃又暗中让官奴牛贵儿告诉张九龄说：“有废必有立，你如果能够从中助一臂之力，就可以长做宰相。”张九龄斥责了牛贵儿，并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玄宗，玄宗因此有所感悟，所以一直到张九龄罢相，太子的地位没有动摇。由于李林甫长时间地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，所以玄宗对张九龄逐渐疏远了。

李林甫推荐萧旻为户部侍郎。萧旻不学无术，有一次在中书侍郎严挺之面前把“伏腊”读为“伏猎”。严挺之对张九龄说：“尚书省怎么容有‘侍猎侍郎’呢！”于是萧旻被调出尚书省，去做岐州刺史，从此李林甫与严挺之结下了仇怨。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亲密，他想推荐严挺之为宰相，曾经对他说：“李尚书正受到皇上的器重，你应该去登门拜访，与他亲近亲近，搞好关系。”而严挺之素来十分自负，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，竟不去拜访。李林甫就更加仇恨他。严挺之的前妻被休掉后改嫁给蔚州（今山西忻县一带）刺史王元琰。王元琰因为贪污钱财罪被御史大夫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司逮捕审问，严挺之在朝中为他说情。李林甫乘机让左右的人到宫中告诉了玄宗。玄宗对宰相说：“严挺之在有关官吏面前为罪人说情，这是在徇私情。”张九龄说：“王元琰娶的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，不可能有私情。”玄宗说：“虽然已离婚，但还有私情。”

玄宗又联想到以前的事情，认为裴耀卿与张九龄是在庇护自己的党羽，二十七日，任裴耀卿为左丞相，张九龄为右丞相，罢去二人参知政事的官职。任命李林甫兼中书令，牛仙客为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仍兼领朔方节度使。把

严挺之贬为洛州（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）刺史，王元琬流放到岭南（治所在今广东广州）。

玄宗即皇位以来，在所任用的宰相中，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，宋璟执法严厉，张嘉贞重视吏治，张说善于写文章，李元肱与杜暹办事节俭，韩休与张九龄忠诚耿直，这些人都各有所长。张九龄因罪被罢相后，朝廷中的百官从此都明哲保身，没有人再敢于直言了。

李林甫想要堵塞住玄宗的视听，以便自己大权独揽，公然把谏官们召集到一起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：“现在有圣明的君主在上，群臣们都认真遵从执行命令，根本用不着再多说什么！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立在殿堂下面作为仪仗用的马匹吗？虽然吃的是三品等级精饲料，但如果要嘶鸣叫唤起来，马上就会立刻被拉下去，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补阙杜璿曾经向玄宗上书谈论政事，第二天就被贬为下邳县令。从此玄宗的谏诤之路断绝了。

牛仙客既然是靠李林甫的力荐才当上宰相，遇事只是做应声虫而已。但这两个人都严格地遵守常规，对于百官的升迁，都按旧规矩办事，虽然有奇才和某些方面有超常才能的人，也不免老死于原来的职位上，而那些善于阿谀奉承专搞歪门邪道的人，却能够通过不断折腾层层高升。李林甫的城府极深，人们很难摸透他的心思。他善于当面奉承，而暗中陷害，表面上却从来不露声色。凡与玄宗关系亲密的人，开始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与之相接近，等到地位快要与他平时，就千方百计地除掉。就是那些老奸巨滑的官吏，也逃不脱他的圈套。

李林甫当宰相后，对于朝中百官，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

己之上，或受到玄宗宠信，或官位快要接近自己的人，一定要想方设法除掉，尤其忌恨哪些因文才出众而做官的士人。有时当面装出友好的样子，说些好听的话，而暗中却阴谋陷害。因此世人都称李林甫“口有蜜，腹有剑。”

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观看乐舞，门窗帘是垂下来的。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玄宗已起驾，于是就提鞭按辔，从楼下穿过。卢绚风度清雅，玄宗目送其远去，对卢绚含蓄不露的风度赞叹不已。李林甫常常用金钱贿赂玄宗左右的人，玄宗的一举一动，李林甫都了如指掌。他揣测玄宗可能会重用卢绚，于是就召卢绚的儿子说：“你父亲素来有名望，现今交州（治所在今越南河内）、广州需要有才能的人去治理，皇上想令你父亲去，不知是否可行？如果害怕远行，就应该降官，否则，只有以太子宾客或詹事的身份在东都任官。这也算是优惠贤者，不知你父亲如何打算？”卢绚听后，十分害怕，于是主动奏请担任太子宾客或詹事。李林甫又恐怕这样一来，百官有意见会违背众望，就任命卢绚为华州刺史。等他到官时间不久，又诬说卢绚有病，不理州事，降任他为詹事、员外同正。

又有一次玄宗问李林甫：“严挺之现在在哪里任官？此人可以重用。”严挺之当时为绛州（今山西新绛县）刺史。李林甫退朝后，马上召来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，告诉他说：“皇上十分器重你哥哥，为什么不乘此机会，上奏说他中了风，请求回京师治病，这样就可以有机会亲近皇上。”严挺之就听从了李林甫的话。李林甫又因严挺之的奏言对玄宗说：“严挺之衰老中风，应该授以散官，便于治病养身。”玄宗听后，慨叹不已。夏季，四月二十八日，皇上任命严挺之为詹事。又任命汴州（今浚仪开封一带）刺史、河南采访使齐浣为少詹事，二

人都是员外同正，一道在东京养病。齐浣也是因为在朝中既有职权又有名望，所以遭到李林甫的猜忌。

李适之与李林甫因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。李适之兼任兵部尚书，驸马张垪为兵部侍郎，也受到李林甫的忌恨，于是就指使人揭发兵部掌管铨选官员的长官有收取贿赂的事，为此事抓了六十多人，交付给京兆尹与御史台对质审问，审了数十天，还是没有审出结果。京兆尹萧嵩派法曹吉温审问。吉温进入院子后，让兵部候审的官吏呆在外面，先从后厅押来两个其它案件的重刑犯人审讯，或打或压，用尽酷刑，犯人号呼的声音，惨不忍闻，最后都说：“只要让我活命，拿纸来，我什么都承认。”兵部的官吏早就听说过吉温残酷无情，一见这个阵势，都违心地认了罪，没人敢违背吉温的意图。很快，这件冤案就被铸成，而检验犯人，还没有被打过的痕迹。六月二十五日，玄宗下敕书责备前后主持铨选的侍郎与南曹郎官，然后赦免了他们。张垪是张均的哥哥，吉温是吉项的侄子。

从前吉温为新丰县丞，太子文学薛巖推荐说吉温有才能。玄宗召见吉温时，对薛巖说：“不是一个好人，朕不用他。”

萧嵩为河南尹时，曾经因事而受到指控，西京御史台派吉温去调查，吉温对萧嵩十分严苛。后来吉温任万年县丞不久，萧嵩便任京兆尹。吉温素来与高力士关系密切，一日，高力士从宫中回来，吉温想到萧嵩一定会去高力士家中表示感谢，于是就先来到高力士的住所；与高力士戏笑谈谑，握手言欢。萧嵩来后，吉温假装惊恐而回避，高力士喊道：“吉七不必躲避。”然后对萧嵩说：“他是我的老朋友。”并让吉温过来，与萧嵩一起坐。萧嵩的态度十分谦恭，不敢因为以前吉温对自己的不恭而怨恨他。过了几天，吉温去拜访萧嵩，并